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1957年 第6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十七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十七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8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22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 · 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編 者 的 話

本期共十一篇資料，其中：

《福建紅錢軍領袖林万青傳記》是原編者錦旋于1920年（庚申）在林万青的故乡永春县实地調查写成的，当时曾訪問了“乡之父老及当日从軍者之家”，所以比較真确可信。由于根据傳說，叙事也难免有誇大和迷信的地方，但林万青响应太平軍的重要活动，以有关的官書和文集筆記来參証，大致都相符合，是一篇可供參考的資料。

《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当时广州印行的《述报》选录，本文虽然只是三个月的片断記載，但可以使我们知道淪陷在英帝国主义統治下的人民，是如何热爱祖国，以罢工罢市来支援抗法战争。尤其是香港工人在这一次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为研究早期的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些材料。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傳教士深入我国各地，进行間諜活动，並直接魚肉我人民。《函牘举隅》一書是傳教士与清朝官員办交涉的公函程式。該書序中說明其編撰目的是为了：教士傳教，遇到“百端撓阻者”，要向清政府“函請惩戒”；教堂生息产业，“設被頑戶抗吞”，要“函送請追”；“民間偶有因教齟齬”，也要“函达代訴”。一句話，是傳教士要清政府为他們效力。他們不止訐訟以欺压人民，而且逼迫清政府替他們捕人治罪，勒索賠款，焚燬某些書刊，侵犯我国主权。今刊出《函牘举隅》書影一幀与田契照片二幀，以見一斑。《轅中寸牘》中所录1905年到1908年江西的教案資料，具体說明教堂霸佔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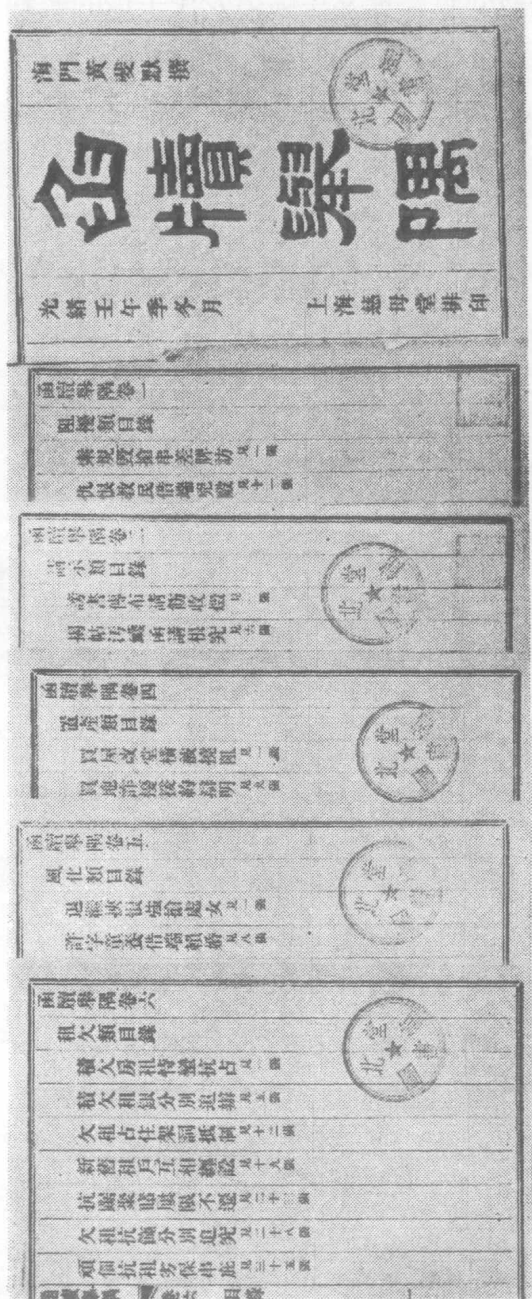
(如丰城、万載、龙泉等县教案),搶劫民財(如宁都、餘干等县教案),教唆詞訟(如宁都、南丰等县教案)以及干涉我国內政(《詳請派員調查各屬教务文》)的种种罪行。《轅中寸牘》所录資料,又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官員、教士、商人等等共同侵略我国的具体証据。

《川汉鐵路資料三种》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参考文献,在《川汉鐵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明文規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並不准將股分售与非中国人”,这对于發展我国实業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是有利的,所以能够得到羣众的支持,征集到股金。但是卖国的清政府却以“鐵路国有”为名,暗中出卖了川汉路权,換取了四国貸款,爱国的人民一致反对这个合同,《川汉鐵路四国借款合同平議》就代表了这种意見,說帝国主义的“經濟政策”是“灭国無形”,而大买办盛宣怀是“借款專門老手”,文中对合同逐款批駁,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一些有关借款的具体情况。

关于自由党的情况,过去記載很少,謝彬《民国政党史》叙述也很簡略。《自由党材料选輯》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一些梗概。從該党的主要领导人来看,自由党是属于国民党系統的;該党在湖北發展党务,竟遭到軍閥黎元洪的查禁,其后北洋政府又下令解散,可見自由党与北洋軍閥的对立很尖銳因此受到压制。关于該党的具体活动情况,尙待繼續收集材料。本文所提供的資料,亦可供研究辛亥革命後政治史的参考。

本刊征求有关“五四运动”的原始文件及回忆录,
希望讀者投稿协助为盼。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的罪证——《函牘举隅》



《函牘举隅》共十卷，1882年（光緒壬午）上海慈母堂印行，内容为天主堂进行訴訟的公文程式，共分阻撓、請示、庙捐、置产、風化、租欠、杂事、知照、訂会、賀候等十类。从这部書中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犯我国主权，压迫我国人民，霸佔田产，剝削农民种种罪行。上圖为该書封面与目录之一部分。

1905 年耶穌教堂牧師曾嘉樂強佔農民土地的契約

选自 1953 年出版的《中南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

立斷賣民田契人劉厚皮今因家中無銀使用夫妻議議度將祖父遺下
民田壹處上名坐落在五邊樹下左與買者黃德為界前與田為界後與
路為界四圍與白要行出賣先照房稅後照西鄰無人向免中運與福香
堂 曾嘉樂牧師內出銀承買為耶穌教堂公產當日三面有定賣
接時值買價銀拾六元即日銀契兩相交接二元情願兩無勒逼勒
明買時賣並無價值准折亦無重行包賣等情其賣出之日任從承買
者永遠管業一賣千秋今欲有憑立斷契一印付與買者收執為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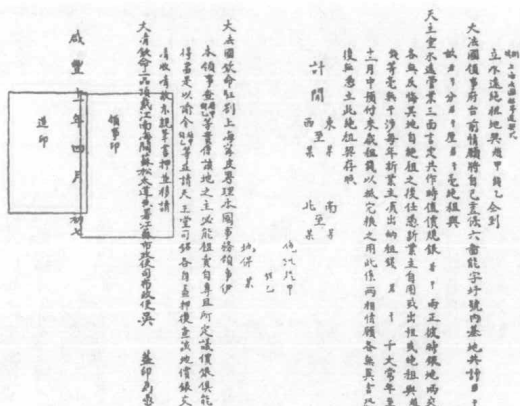
中人代筆潘信光。

光緒三十壹年

十一月廿三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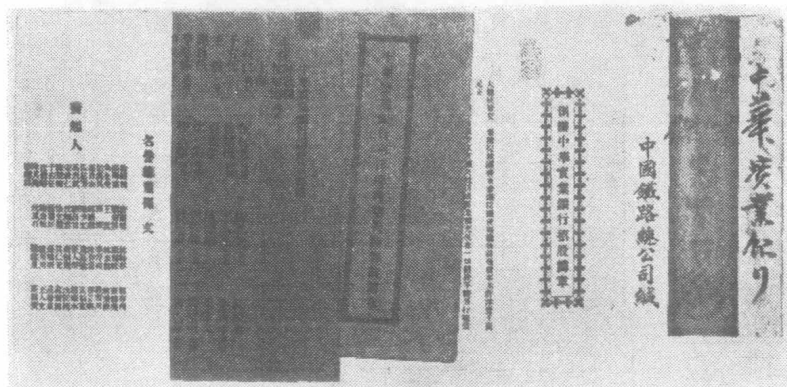
天主堂强佔农民土地的文書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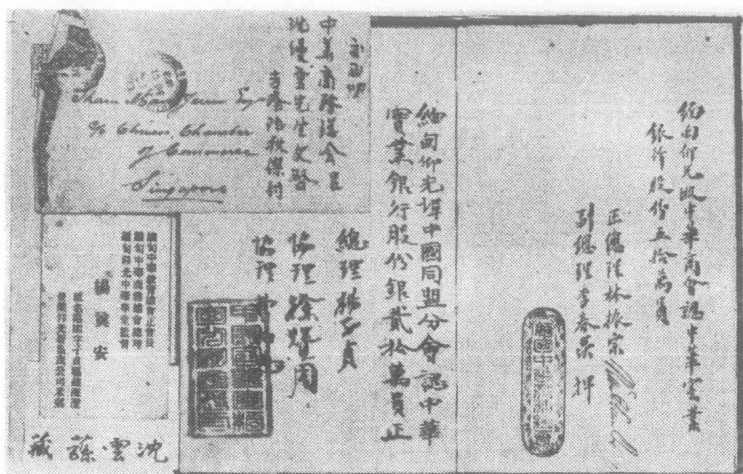


《契券彙式》一書，1881年（光緒七年辛巳）上海慈母堂印，1910年（宣統二年庚戌）重印，輯錄了各種買賣田地的契券格式，以便強佔農民土地時照式填用，本契式即從該書重印本摹制。

中華實業銀行文件三幀

沈 雲 蓀 藏





目 录

編者的話	(1)
福建紅錢軍領袖林万青傳記	錦 旋編 張玉芷註 (1)
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	方汉奇輯 (20)
贛中寸牘(节录)	汪鍾霖 (31)
永济县民众反抗柿酒稅紀略	山西省文史研究館 (61)
辛亥工程营杭州起义記	来偉良 (67)
鎮江光复史料	張立瀛 (75)
清季漕运遺聞	馬雲青 (82)
广东錢局史略	梅斌林編 (89)
川汉鐵路資料三种	舒君实輯 (99)
中华实業銀行始末	沈雲蓀輯 (120)
自由党材料选輯	陈鳴鐘輯 (140)

圖 片

《函牘举隅》書影一幀

教堂地契二幀

中华实業銀行文件三幀

侵入中国的外幣一幀

广东錢局鑄幣五幀

福建紅錢軍領袖林万青傳記

錦 旋編 張玉芷註

編者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各地人民起义响应太平軍，福建从1853年起直到太平天国失敗，十几年間人民反抗斗争不断。林万青（林俊）所领导的紅錢軍为福建起义軍的一支，起事开始即“破陷城池六七处，戕害官吏数十人”（沈儒：《舌击編》，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1854年3月12日〕《代作复林俊書》）。是泉州、永春一带起义軍中的有力部队。

关于紅錢会起义的資料，除《舌击編》外，很少記載。《林万青傳記》为未發表的稿本，对于研究福建紅錢会起义提供了一些資料。文中一些記載，如林万青初生和幼年情况，帶有迷信成分；朱天德之說，亦难憑信。但从这些記載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对于林万青的尊崇和紅錢軍借太平天国作起义号召等情况。至于文中叙述時間不清楚，尚有待于其他資料来补充。

1930年臥云楼主人編《永春县志》卷三《大事志》內有关林万青的記載及沈儒《舌击編》《代作复林俊書》，可与本文參証，今將全文抄出作为附录。該兩文均出于官僚地主阶级之手，文內有污蔑太平軍及紅錢軍之处，請讀者注意。

說 明

紅錢会远在鴉片战争以前即已形成，鴉片战争以后有更大的發展。势力最盛的地区，是在福建中部的永春、德化，直到泉州附近的沿

海各县。1853年，陈庆鏞在《条陈閩省賊匪情形疏》中說：“傳聞賊首姓洪，有三点号。其暗号則举手不离三，开口不离俺，已历有三十余年。后改为紅黑扣，其青衣用紅扣，其白衣用黑扣。又改为紅錢会，用康熙年間錢式，將字上刀刻三画，朱其中。每会則云：‘往朱家吃了沙去。’”（陈庆鏞《稽經堂类稿》卷三）由此可以約略看到紅錢会是从天地会演变出来的。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洪字为符号，並不是实有姓洪的領袖。又傳說天地会成立在康熙十三年，算到太平天国革命爆發时，天地会在福建活动的历史，已有兩百年左右。陈庆鏞所指“已历有三十余年”，当是紅錢会在福建成立並發展的时间。

紅錢会以福建中部的永春、德化为活动中心，向东發展到福建省会閩侯附近；向西發展到長汀一帶，和江河会取得联系；向北發展到延平、邵武、建甌各府县，和当地的烏紅帮取得联系；向南發展到泉州近屬的沿海各县，和閩南一帶的小刀会取得联系。据《永春县志》卷三載：“太平时遣人赴上游諸地，說其豪傑起兵响应，故有紅錢黑錢諸会名目。其党魁皆密受秀全割付，陰結部众，約蓄髮举事。俊〔林俊〕負其才武，又素具大志，見时机已到，遂通紅錢会。陈湖者，龙头乡人也，与俊厚善，亦与黑錢会党相結，各有众数千。”又，咸丰朝《东华續录》卷二十八載：“戊子〔1854年9月13日〕閩浙总督王懿德奏：仙遊县烏白旗匪首朱三、陈尾始終助逆抗拒，……”可知在永春、德化之間有黑錢会，在仙遊县有烏白旗会，都是支持紅錢会起义的会党。

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紅錢会在福建起义响应，坚持斗争数年（1853年—1858年），这一支起义队伍，也是研究近代史所应当注意的。我在鼓浪嶼中山圖書館見到《林万青傳記》稿本一种，原題翻述者樓卿，編录者錦旋，校訂者履如。是未發表的抄本。叙述紅錢会起义軍領袖之一的林俊的生平，对研究紅錢会起义提供了不少的材料。今特略加注釋，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張玉芷

林万青傳記發端

当洪、楊正盛之时，吾邑林俠万青，亦振起响应。不数月，風起云湧，归者数万，与清廷血战几年，奔走呼号，極尽設施。正冀有以推翻清廷，光复汉室，不意天不假公以年，至上游仁寿桥，竟尔飲彈而終。嗚呼！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吾聞至是，不禁为之浩嘆——豪傑多夭，英雄失敗也。唯洪、楊之事，傳者綦詳，而林俠之事，則仅桃谷間三數父老作茶余酒后之談話，曾未聞有为之立傳作記，埋沒英雄，良可悲哉！庚申之秋，余归自南溟，訪同学樸生于遐齡學校。万青軼事，樸生虽知一二，然竟不能尽述顛末，遂約同樸生亲赴于乡，詢諸乡之父老及当日从軍者之家，征求林俠軼事，樸生翻述，而余按时記錄，虽不能尽得其事蹟，然亦可窺林俠一生之怀抱。茲將余所採取者，略為編次，俾讀者得窺全豹，無隔膜妄談之患，而九十余年埋沒英雄之名，至是亦得而苏矣！作傳記發端。

林万青傳記

林万青名俊，字士孝，閩之永春人也。父名頂，字忠甲，号捷云；兄名广，一名倫；世居霞陵乡。父为清朝乡进士^①，兄亦武生。母怀俊时，覺異常胎，分娩之先，見一星墜庭間，霹靂一声，未几，而林俠呱呱墜地矣。当林俠出世时，正值雄鷄唱曉，旭日东升之候，声若洪鐘，聞之隔屋。隣人咸相集賀，母聞之沾沾自喜，父則斥为怪物，不以为喜，反以为怒。英雄遭遇，往往宜然也。稍長入学，輒逃学与牧童为戏。林俠常騎牛背，手執犂刀，独自奔走，如临战狀。羣童从其后，如兵士狀，稍有忤，必鞭撻無遺。羣童虽惡之，然無如何也。塾师知其事，甚甚，

① 《永春县志》卷十四《选举志下》載：林捷云为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恩科武举人。又卷三大事志作“武举人捷云”。

限林俠出塾必以時，必告之以故。林俠乃一種剛毅活潑之英雄，焉能受其如是拘束，與之違，塾師竟無法以繩之。蓋林俠少時，便具不移不屈之志，人不之知，極斥為朽木難雕，而不知英雄懷抱，往往如是也！

林俠當十五、六歲時，身材偉大，虎頭燕頤，兩目光明如電，聲聞數里；尤好走馬，樂習射。父飼一馬，力強甚且驕，騎之翻然墜下。人多畏懼，獨林俠騎之，如赤兔之從關羽，烏騮之于項羽也。霞陵有一埔名曰遇齡埔，頗寬廣，林俠當夕陽西下時，必騎馬赴其處，遠置一幘，以習射焉。如是習以為常，故武力冠絕一時，聞之數縣。或有譽之曰：“君有斯武藝，他日欲圖一官半職，固自不难！”林俠怒之曰：“大丈夫之養精蓄銳，正待他日有以用之，吾漢族雪耻立功，豈區區効忠于滿廷，而甘為奴隸者乎。”人不之解，但笑而別之。

道光三十年，林俠屢迫于父命，往省赴考。豈知林俠之志不在此，遂于是歲託故往德邑，並營商于其地焉，號曰“大廣商店”。開辦后，闔閭極盛，蓋林俠非但勇于武藝，且善于商戰也^①。一日，何縣丞遣僕購物于其中，嫌其價之昂，且怒而罵之曰：“某乃縣丞侍從，君何盲眼乃爾，敢昂余之價乎？”林俠對之曰：“余初固不知子為何許人，原來乃是一奴隸中之奴隸。”某侍從正言曰：“堂堂縣丞，君烏稱為奴隸？豈不怕罪耶？”林俠對之曰：“貴主人官滿清之官，非為滿清奴隸而何？子僕貴主之僕，非為奴隸之奴隸而何耶？”某侍從語塞，慚而退。當時旁觀者甚眾，目林俠辱縣丞侍從咸為咋舌，代抱不安；而林俠竟視如蔑如。故全德人民聞林俠之名，莫不望風倒拜矣！間有一二好事者，亟譽林俠胆量，且預祝商業發達。林俠含糊而謝。蓋彼等固不知林俠醉翁之意不在酒，亟目為商人，甚可哂也。

林俠自入德經商，父書疊疊迫其歸家，預備晉省考試。林俠故孝

① 參看《永春縣志》卷三《大事志》，林萬賢傳。

也，不忍重違父命，遂匆匆返里，乃于咸丰二年取道往省。其時林俠年屆二三，當未往省前一夕，鄉中父老，咸置酒祖餞。時座間一二長者，把盞問林俠曰：“吾輩今夕之來，乃欲為吾子預賀佳音捷報，光耀閭里。”林俠起而謝曰：“君等之用意固善，無如余不樂功名之心，蓄之已久，恐將來不免有負君等之雅意。且余此行，乃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勉強一行耳！”翌晨，乃與顏勤德同行省上。嗚呼！林俠何其用意之誠，而用心之苦也！

朱天德乃洪、楊之人也。洪、楊未起義之先，與之最善，起義后，令其周遊各省，物色豪傑。當林俠抵省報名入場時，朱天德極傾心仰慕，惜其時衆人甚多，不便會晤。迨林俠畢場后，朱君乃于夜間造閩館，折柬求見。略道寒暄，大有惜時勢之不過，恨相知之已晚。且云：“各省舉子大都冀得一襟，足慰生平，唯君形狀則似冷淡，不稔胸中別有怀抱否？”林俠知其所問有因，乃備道無意功名，言時亟詆滿請苛待、專制等事。旋恐失言，乃易以他語。朱君正色曰：“君其勿驚且惧，君知余為何如人也。余固粵人也，少與洪君秀全善，此次洪君憫汉族之復滅，順潮流之趋向，已于客年在粵花县与錢江等起義，共謀推翻清廷，為吾汉族雪耻立功。今已聯絡数十余县，令余周遊各省，物色豪傑。今幸而遇君，其所抱之志，正與吾洪君甚合，必當和余同归粵垣，與洪君共圖大計。”林俠知其無諱，乃告之曰：“余有是心久矣，正覺乏同志，聞君所云，則有洪君其人先余而行之，便不負余之日夜思之，焉以為慮？同归粵垣，事之有難。子归白洪君，以余誓必與洪君一致進行。洪君粵人也，義兵起自粵垣；余閩人也，義兵必起从閩省，決不讓洪君独美。”朱天德聞之狂喜曰：“不負余之此行也。今晚與君一夕話，勝得十万兵，吾亦可毋俟再遊他省，願君归時，務當積極進行為要！余自當將情細白洪君，君其可勿念！”話畢遂別，而林俠亦于越三日不第返永春。鄉人齊集相慰，謂為今科不中待來年云。林